铜仁日报
2025年5月9日 星期五
编辑：罗福强 杨尧 校对：余佑彪
新闻热线：0856-5250651
投稿邮箱：trrbfjszm@163.com

大珠小珠烟尘埋

朱晓乐

宝古佬的撅

2024年冬天的一支枯荷，插在清代一个青花喜子罐里，居然过去了365天没有烂掉，还是那么精神矍铄地送走了我在春天折来的红梅、夏天打来的朱顶红，和秋天抖

《清明上河图》(局部)

落的金桂。

这个大雪的节气，没有雪，方便去掐了几丛不知道名字的杂草，衰败的干叶上一个个小小的类似皂荚一样的小蚌壳一样的果实，也别有一种野趣。当然，我知道过不了多久，它们也会渐渐落掉。最后应该还是干枯的莲蓬，会继续待在清代那把雕花的灯挂椅上。

椅子太老了，我也不敢坐上去。在空空的书房里陪伴着我——应该是我陪伴它吧，时不时为它抹一下身上的灰尘。也不懂怎么保养这个老态龙钟的木头，想移动一下都不敢在地上拖，因为那样，四脚都会脱下很多一捏就碎的木渣。那是一种深深的黄色的木渣，我以前想拿来做一根线香，心里幻想着二百年前的木头要是被火焚烧一下，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味道。后来发现自己并不会做线香，便只好收集起来，细细地铺在宣德炉的盘香上面，看袅袅娜娜青烟散开在空间里，微熏着壬寅年写的蝇头小隶《心经》条幅。过去看电视剧《五月槐花香》里面给书画做旧，好像也是这样的。只是民国时期的人，耐得住性子，会悄无声息地在香的袅绕中，摆几年才拿到琉璃厂，说是明代文人所作，便于卖给洋人一个好价；其中还会拿米虫去吃出几个天然小洞，好像流传有序的样子。

我是无聊地只是作为书房的装饰，没那么大的能耐。中国很多这样的事情，其实也是一门绝学，都是旧时文人雅士们无用的学问，比起经世之学的八股，在正统人士眼里不屑一顾，只是他们心底里暗自痒痒地想做作一下风雅。现在没有这样的事情了，地摊上的明清古画基本都是印刷可以做成的事情；只是喜欢古玩的嗜好没有断代，让一波一波的达官贵人上当，只要价格低，也算不了伤筋动骨的痛。

我认识一个收藏的朋友古君，一天电话给我，说他要发大财了，最近一个领导出事，家里亲戚悄悄顺出一幅《清明上河图》；他多次上门求购，对方才割爱，价格也不贵，小几万块钱搭一件飞天茅台。

我想，这个人也是有文化的人，怎么也脑子进水了呢？都快五十岁的人了，还是读过博士的宝庆府大学教授——莫非真的是读书读傻了吗？

电话里我却不敢这样说，免得对方说我是负能量，属于见不得别人好的那种。就呵呵呵地说那好那好。《清明上河图》明清仿品也多，也说不清楚真真假假，台北故宫收藏的都是明代仇英的仿品。心想对方说的大人物是府台级别的人，送礼的人应该不敢乱来自毁前程；就是民国仿，也是好的。一起约了个风轻云淡的好日子，就在水府庙一个茶坊雅室，看他拿了一个金蛅楠木盒，非常讲究地还套了一个青布碎花套子。再小心翼翼地徐徐打开，透过那副超薄水晶镜片的金鱼眼，都鼓出了哗啦啦的票子声，让我喝进嘴里的茶水都差点喷了出来：脏兮兮的工业绫布，机器加了一笔歪歪倒倒的铁线篆"清明上河图"落款赵孟頫，一堆杂烩，不伦不类的比重庆火锅还火锅。也不敢说假，毕竟面对读博士出来的教授，我也只能把打死的苍蝇往嘴巴里吞。

我想的倒不是画的真假，只是觉得在现在这个经济不好的年成，很多人打工都已无地方可去，都在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，这个小老先生，早涝保收每个月万把块钱的工资收入，居然还要想着以此发财致富，让我这个半百老头都不知道该怎么诠释发财的概念了。

事情过去了两个月，古君又一次电话给我说，上次说的那幅《清明上河图》，上海一个拍卖公司估价八百万，说可去新加坡拍卖，只是要他交二万元手续费。国庆节儿子刚结婚，手头没有二万现金，要我借给他，一毛钱一个月的高利息。我忙说，我也没有啊，二万又不是二百，发个微信红包就可以解决的事。不承想，我的拒绝，成了他逢人便说的"抠门"，坏了他发大财的大事。二十多年的交情，就在二万块钱面前，坍塌得一塌糊涂。其实我也是想救他一把，只是没能懂我的帮助。

人就是这样，喜欢好高骛远，八百万那是一个药，二万才是现米米。江湖的套路，从唐宋开始流行收藏以来，好像从来没有变化过。只是人性的财和才，好像和读多少书没有关系。一个人能够好好吃饭睡觉本来是很美的事情，身外的世界总是不切实际地干扰你，让你在菩提老祖的斜月三星洞里待不下来。

宝庆府人的撅，是有历史渊源的，过去让石达开都吃过亏，古君博士的爱财之心，应该也是宝古佬的另一种撅吧。

捡漏"琴书侶"

运气好的时候，就不仅仅是运气，而是气运。

逛抖音直播间，现在是生活的一个部分。对于喜欢淘宝的我，无疑又多了一个捡漏的途径。用不着奔波劳碌，手机在手，滑动一下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宝物落进手里来。

曾经心心念念的铜香盒，走南闯北地寻找，都没有个踪影，心里想多了，老天爷也会保佑。却不料，2024中秋即将到来的9月开头，在河北威县一个老家具抖音直播间，旧木案上一个黑乎乎的东西，一下子吸引了我的眼睛，打字问了一下：

"哪是什么东西呀？"

主播不屑地说："墨盒。"

墨盒？我就要主播拿起来给看看，一看底款"琴书侶"，心里竟猛地紧了一下：那金石气十足的韵味，大开门的"琴书侶"款。就问主播要多少钱。

主播说，这个墨盒要600块钱，是几年前去山西淘的货。

我一听就知道是个大漏，这肯定就是

晚清民国时期的墨盒

我朝思暮想的"炉瓶三式"之铜香盒。

多年前在怀化古玩城淘得一只宣德炉，后一直想模仿古人也配一套"炉瓶三式"，无奈天不遂人愿，深圳广州厦门成都都没有缘分遇到，莫不是真应了古人那句"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"的至理名言？凭着多年学习明清香道雅器的心得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"琴书侶"款的墨盒，因它是明代吴邦佐制宣德炉的款识，文房案头供赏之雅器，用在民间实用性的墨盒上多少有点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落寞。

就知道主播对明清香道"炉瓶三式"的知识面不够广，马上就砍了一手价，给主播说"200块钱让给我"。主播说："本钱就是500块钱呢。"我试着说那450包邮给我好吧。想不到主播还是非常爽快地答应了。

我也搞不懂主播淘来的真实价格，不过想到古玩行开张吃三年的神话已经成为传说，450块钱在我内心也觉得的确是稍微高了点。但是好物不等人，平常心买不来平常物，也是因果的轮回吧。

几天后，收到快递，一拿沉实压手，一量直径9.5公分，高度4.8公分，电子秤称一

晚清民国时期的香铲

下930克，乖乖，近二斤重。晚清民国的铜墨盒基本都是薄铜制作，哪里有二斤重的墨盒呢。拿着写字也累人的。盒底铸款"琴书侶"三字倒是金石气浓郁。盒盖上浅刻八卦周易乾坤歌为铁线篆，颇具明代大学士李东阳遗风。乾、坤、离、坎、震、艮、兑、巽八个字为明清錾银工艺的手工双钩錾刻，精工细琢，犹如一幅翰墨浮动的书法小品。

香盒整体造型典雅，暗合古制，不事雕琢，起一道玄纹，颇具汉代衾式炉的古韵。用料厚实压手，铜质精良有紫金之色，口盖严蛑合缝又可转动如流，包浆厚实，用料舍得，使用痕迹明显，盖边沿还有丁点刀削老痕，定是旧人看这么个小东西，居然近二斤重，误以为含金。如此大雅小器，应该是明代文人雅士定制之物。

山高路远，总有一个东西在等着你，这是不是正能量吸引力法则呢？

恍惚间，我看见数百年前的某人，书斋里，琴书为侶，参禅悟道，弥漫缭绕的神仙气，百年一瞬，空留下"寂寞沙洲冷"的一声叹息。

"花钱"香铲

玩香就还要有香铲，香铲的作用在于清除香灰和抹平香粉。以前有个普通制式的，不知道丢什么地方去了，心里一直惦记着再买一个。无奈物件难寻，价格虚高就舍不得买了，一般造型非常普通的货色也要好几百；稍微入眼，造型好一点的最低价格也是千元往上走。价格不谈，关键是看上去市场上基本都是新的，好不容易偶尔见到老铜香铲价格高造型也普通，又提不起掏钱的兴趣。

清明后去怀化，依旧是老一套，古玩城溜达溜达，几十年来已经成为我基因排列的方程式了。对于喜欢淘宝的人，怀化好，古玩城就在火车站边上，几步路就到。为了香铲，我经常去各地古玩店，因为执着于香铲而古玩店也不是经常有货，我反而成了不买东西的熟客；来的次数多了，老板们都不要我开口问，直接说没有香铲。反而让我有点诧异得不好意思。

我是相信运气的人，几年前在怀化买了个宝鼎款的雪花金铜炉子，就与怀化结下了铜缘。当然，得寸进尺地也就萌发了配齐一套炉瓶三事的念头。还好，品香筷子鎏银有缘从四川一个藏友处获得，非常满意。然后又遇见了很多铜筷子，就是没有心仪的香铲出现。也不知道是我说话不标准还是本来就没有：我每次用"铜普话"问店老板有"香铲没"，都听成是有"香肠没"，每问一次都要作一番比划——文房首器的雅物在我口头成了食物，搞得我怪难为情的。

幸好，怀化收藏家协会钱币收藏的一家门店，领会我的意思，满足了我圆梦香铲的夙愿。老板听我要香铲就拿出一个递给我，一看就制作考究，铲柄是清代"天下太平"，和咸丰重宝当十宝桂局的满文连成一个宝葫芦花钱造型，一看就惹人喜爱。我拿着仔细看了看，手感舒服大开门的晚清老物件。"花钱"制式，旧时应该是大富大贵家庭红袖添香夜读书的香炉用品，用料厚实，也非一般普通物件那样单薄。老板说收了一年多，一直摆在案桌上。应该是土里薅起来的，要是传世的包浆浑厚，曾经想把花钱凿下来当钱币卖，可是因为是出土的品相不好，就一直甩在哪里，要是有把玩的包浆，就有卖相了。我说不要紧，我天天把玩，几年后不就有包浆了吗。老板也是同道中人，没有见我特别喜欢而漫天要价，一番交谈最后欢喜地收入囊中。拿到手里细看，香铲柄杆上还刻有"悠扬阁造"的戳记，以至于百年后于我的把玩里又平添了一番思古之幽情。

的确，有心人天不负，对于炉瓶三事雅玩的物件，一样一样慢慢地慢慢地来品，感悟着过去触摸着将来；而快乐正好就停留在现在，这种内心的愉悦，谁不希望拥有，谁又不喜欢呢？

锦江翠螺蛳壳

铜仁八官溪，不知道是不是以前八个做官的退隐江湖隐居山林的地方。初冬的锦江河正是枯水季节，浅浅的样子，要是不因为宽宽的河道，更像一条溪流，面对涓涓河水翻卷起一圈圈雪浪花，没有一点留念的流逝，与天空，与人群，两条笔直的平行线；看着就要有交汇的一个点了，却在拐弯抹角的一个角度，完好无损地呼啸而过，情深缘浅，有点伤感地在阳光下演绎着孤独的美。

我趁着好天气，寻思可以找一二块奇石，特意选了这个阳光明媚的时间，坐公交车来八官溪，而河滩上正好有一对情侣流连其间，在一撮撮芦苇荡边也四处寻找着锦江石——应该是梦想有一个纯天然的石头缘定三生，作为前世记忆的信物，看看石头的纹理是否有两个刻下的暗号在铜仁这个小地方遇见。

梦应该是夜晚的专利，大白天做梦，就是白日梦。我看着那对情侣，在鹅卵石铺出的滩头上，寻寻觅觅，就知道结局应该是个零分：缘分也好，前世也罢，其实都是迷信，是人心在作怪。两块钱的公交车，想只投五毛钱就想上车，肯定是要被驾驶员盯着的眼睛看见，不说羞辱的话，也会被喊下车，说：要二块钱，五毛钱不够。这才是现实主义的生活。只是那些傻傻地喜欢幻想一下的人，才荒唐地认为人间处处都是爱。

"找到了，找到了！"一个男人的声音跳到我眼前。看着那个有点浑浑圆圆的男人手里拿着块石头，中大奖似的，朝着女子摆舞。因为身体肥啾啾的，奔跑过去就显得有点东倒西歪；而那个女子好像一点也不嫌弃那个肥子，默默地立在那儿，等着她的男神，满心欢喜地接过那个石头，还一个劲地说是一块玉。不相信，两个还在鹅蛋大的卵石上划啊划，一对凡人居然成了玉石鉴定师。说什么是"锦江翠"，还说有个铜仁第一刀在花鸟市场开了个店，专门捡锦江石做雕刻：黄的是梵净黄，碧色的是锦江翠。就是黄玉和翡翠。想起那个铜仁第一刀，看见这两个情侣，就忍不住想笑掉大牙。感情的骗子就是会编故事，明明一块烂石头，非要赋予些伟大的名词，我想那也是哄哄小孩子不懂事，奇怪就奇怪在那个女的居然也兴高采烈地雀跃起来，还抱起那个肥子转了几圈，倒把我一下子吓倒了——那个弱弱的样子，居然有那么大的力气，估计是学过武功之类的人，用的是内功。

看着他们的样子，我觉得好笑，女人应该都是喜欢哄的，就是假话也愿意入心。我是理智的人，毕竟年纪大了，和那些年轻人比不得。我早知道这些地方根本没有奇石，早几十年前，铜仁那一伙喜欢奇石的人都拿挖挖机挖了个底朝天。不过玉遇有缘人，听那两个情侣说是玉，我也不敢否定，看着他们离开了，我还悄悄装着看风景的人，偷偷去看了他们划过的埋在泥巴里的那块磐石。的确上面有深深浅浅的线条，再仔细一看：哇！上面还是潦草的两个人名。都让我有点怀疑人生了。电视上科教频道说好的迷信，怎么在这个冬天来了的时候，把我摧枯拉朽地打回到民国时代，那个每个村口、路边都有土地公公神龛的旧社会了呢？现在可是二十一世纪AI年代了，抖音都被淘汰，大家都玩智能了，我还这样凹凸。固执己见，袋里装牛角，难怪穿着打扮和八十岁的老耄一样，不招人喜欢，成为另类分子，自诩雅士，原来就是一包雅士利奶粉，经不起水泡的。

没有奇石，还好有退水后留下的螺蛳壳：我屋里种了很多兰花，正好摆在花钵里，点缀一下单调的绿叶。硬硬的壳，里面空荡荡的，那个以前软软的螺蛳肉，应该是被蚂蚁吃完了，要不怎么那么干干净净。不多不大，就那么几颗，锦江里应该是鱼的天下，螺蛳非常少，水里有又要被鱼吃，滩上有又要被蚂蚁吃，可怜兮兮的。河道上面是新修的马拉松跑道，人声鼎沸，人流如织，螺蛳壳应该不属于他们，他们都是吃饱喝足了来锻炼身体。螺蛳壳是苦命的，好不容易躲过了鱼的嘴巴，又落入蚂蚁的腹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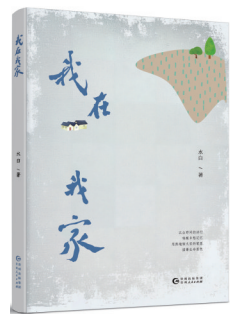
铜仁锦江螺蛳壳

怎么躲都躲不过被吃的命。

软弱了，怎么办，只有外表硬起来，装着非常强大；蛤装毕竟不是真的强，要不怎么一只小蚂蚁都让你无路可逃呢？

螺蛳壳也是我的命，锦江翠是别人的命，好命歹命都是命；我倒相信迷信了，缘分应该是真的有，要不我特意风尘仆仆地跑来，怎么就没捡到宝呢？无心有心，梦幻泡影，没有了得，就有了失，得失就是活着，死了才一了百了。我喜欢这样的得失，因为我可以毫不顾忌地想我喜欢想的事，去看形形色色不同的人群。

本期导读
B2版深度阅读
构建了桃源意境的诗歌
——读龙金永的《光源深处》
组章或长卷 那些过往的生活，
——水白散文集《我在我家》阅读随想
B3版文苑翡翠
看牙记
别样的春天
B4版文艺长廊
同祀乡贤祠的思南两进士
七幕话剧：希望的田野



住房公积金 圆您住房梦
服务热线：0856-12329
查询网址：gjjzx.trs.gov.cn
铜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我爱我家 和谐城管
服务热线电话：0856-8162019
铜仁市城市管理（城市综合执法）局